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劍 第六回 第三節

歐陽爺在擂台之下，看得真而且實，遂說道：「傾了我啦！害了我啦！我也上不去台啦。」黃三太頓足捶胸，賀照雄擦拳磨掌，老少英雄正在焦急之時，台上的勝三爺，再要有十個八個回合，看看不穩。此時擂台下鴉雀無聲，練三十年四十年工夫的人，看得都成木雕泥塑的一般，沒見過這樣本領。擂台下有看打播的，在擂台後還有聽打播的呢。此人聽到勝爺危急之時，心中暗說：「哎呀，我這個徒弟一輩子行俠作義的英名要壞於一旦！」這位道爺，遂將藍布道袍一脫，包在包袱之內，由台後向擂台板上一縱。擂台板伸出二尺餘長，在席棚之外。艾道爺先縱在合板之上，再一縱身，上了擂台之頂。

擂台由平地起有一丈三尺高，由台板向上至擂台頂，也是一丈三尺高，兩縱二丈多高。台頂上有橫桿，甚為堅固，艾道爺縱到台頂之上，由北向南緊行幾步，走到前台頂，一個雲裡翻身，上了擂台的橫桿。向北再行幾步，上面對著下面的台欄杆，頭朝下，腳朝上，直奔擂台的橫欄杆墜下。距離橫欄杆尺餘高，一個燕子翻身，一疊腰站在橫欄杆之上，真是身輕如羽，連一點聲音都聽不見。面朝外高聲念了一聲：「無量佛！勝英真乃大膽無禮，敢與你師伯較量短長？還不與我退下，貧道來了。」

勝爺此時熱汗淋漓，氣息吁吁，看看不支，一見艾道爺到來，虛晃了一拳，縱出圈子外，手扶在台柱之上，喘息不能言語，鴨尾巾亂顫。若是艾道爺晚來一步，勝三爺就得生生累死。艾道爺見勝英縱出圈子外，倚在欄杆上喘息，叫道：「大師兄！看在貧道的面上，饒過小徒勝英吧。小徒勝英年輕無知，不知尊卑長上，焉能是師兄的敵手？望師兄看在貧道的面上，從此罷休，貧道率領小徒勝英，與大師兄賠禮請罪。」老和尚微微一笑，遂說道：「艾道友，你這是看勝英不支，你才出頭露面。倘若勝英勝了貧僧，你也就匿而不見了。貧僧豈能加害於他呢？他也不是貧僧的敵手。你這一來就好辦啦，也不是貧僧說一句大話，你大徒弟夏侯商元、二徒弟諸葛山真、三徒弟勝英、四徒弟弼昆，他們都上擂台，也不是貧僧的敵手。你這一上擂台好辦啦，咱們倆人倒要比賽比賽，貧僧不跟他等一般見識。你既縱徒行兇，你早就該出頭露面。」艾道爺說：「大師兄所言，俱是片面之詞，大師兄你是不明真相。自從在廟上起事之時，貧道就在此處設擺卦攤，由始至終，貧道俱都看的真而且真，出家人決無妄言。當事起之初，原因焦公子倚勢凌人，搶人家有夫之婦，那婦人在轎內痛哭呼救，廟上之人無一敢過問，俱都躲在一旁。事逢恰巧，惡奴搶著轎子由酒樓下經過，婦人呼救聲音達於樓上，吾徒孫等才縱下酒樓，搭救了婦人。這是俗家之事，與僧道無乾，貧道當時並未過問。後來聽說誣鏢行之人為匪，什麼搶綢緞店，搶白龍駒，俱是一片捏詞，因拿不著人，遂搭此擂台，令徒法藍不知真相，助惡為非，致張義士上擂台，被令徒一掌打的口吐鮮血，小徒蔣伯芳才上擂台復仇，腳踢令徒。那一場播，傷了一位鏢行人，令徒可也受傷了，俱都是口吐鮮血。如今大師兄你在擂台上，又將小徒蔣伯芳打的口吐鮮血，破了十幾載晝夜的苦工夫。大師兄，你那方傷了一位，鏢行傷了兩人，兩相比較，大師兄那方不為吃虧，是了也就是了。大師兄若能存一份退讓之心，立刻我帶小徒勝英與大師兄請罪賠禮，僧道言歸於好，不失和氣，豈不美哉？」鐵鍊金鋼壁和僧說道：「道友，你那方傷了兩個，我這方傷了一個，論理你那方較比我方充足，本應從此解決，一場風波化歸烏有。但有一事，貧僧不明真相，我四徒弟法寶被何人所殺？我實在糊塗。」艾道爺聽到這裡，將二目一翻，口中念道：「無量佛，大師兄，出家人不說妄言，令徒法寶是貧道殺的。皆因他不知賢愚好歹，夜入賀家宅院，要殺一門良善，貧道勸之不聽，故此將他殺了，請大師兄原諒。」鐵鍊金鋼壁和僧聞聽，二目圓睜說道：「空門有空門之規，清門有清門之法。吾之徒弟犯戒，自有我依空規處治，我決不姑寬。為何你將我徒弟殺死？」艾道爺說道：「誰教他聽信細人之言，要殺害一門良善？吾善度他不從，因此我才把他殺死。」老和尚說道：「你既然替我教訓徒弟，已經殺死不能復生，空言無益。你我今日到在了擂台之上，咱二人就要比賽比賽。」艾道爺說道：「大師兄，還是不動手為妙。動起手來，難免失招露空，還請師兄慈悲為是。」

老和尚說道：「我心如鐵石，艾道友縱有蘇秦、張儀之舌，也是徒傷和氣。」道爺遂叫道：「師兄非此不可，貧道也沒有法子，只可奉陪。一伸手解下小包袱，遞與勝英，勝英此時也歇過來啦，艾道爺叫道：「勝英！拿小包袱下台去吧。」勝爺遂下擂台去了。老和尚使了一個漁翁搬櫓，對著艾道爺劈面一掌，又雙掌一反就是雙鋒貫耳，下面又是一腳。艾道爺三閃身軀，遂說道：「紅花白藕青荷葉，自古三教是一家。三招貧道不敢還手，大師兄若是非動手不可，貧道可要奉陪了。」二人插拳動手，打在一處。一個是鐵鍊金鋼，一個是玄門劍客，二位戰在一處，他們二位的徒弟蔣伯芳與法藍僧二人的技藝，叫說書的無法形容，臨到他們二位老師交上手，真是叫說書的更是莫贊一詞啦。二位這一施展武術，艾道爺蔽住招術，只求無過，不求有功，老和尚也將混身上下上下上下。二人戰了五七十個回合，老和尚臥雲式躺在擂台之上，艾道爺用了個黑驢打滾，二位在台板上地躺十八滾，輕燕十八翻，全憑腕跨肘膝之間，先拿七十二次，後找三百六十骨節。老和尚與老道互相拿破，各盡所長，將三百六十骨節，七十二穴道，都問到啦，二位俱都各自蔽住，看打播的人在台下皆都呆呆發怔。就見老和尚驟然手支台板飄身站起，老劍客艾蓮遲，也疊腰挺立，「哎呀」一聲：「無量佛，吾敗了，吾敗了。」老和尚說道：「道友衣服不破，皮肉未傷，何以言敗？」道爺說道：「吾是久而久之，氣力不敵。」老和尚說道：「道友氣力不支，何以無汗？」艾道爺說道：「貧道不愛出汗。」老和尚又說道：「艾道友，咱倆人在擂台上打一夜，也分不出勝負來。明天我在擂台東邊，擺一陣勢，咱二位可以比賽輸贏。」艾道爺說道：「無量佛，大師兄，吾自幼身入玄門，大師兄自幼身入少林寺，咱二人相識以來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，俱都是幾十年的苦工夫，不可因此傷了和氣。」老和尚說道：「道兄不要多言，吾意已決。你明天來不來吧？」艾道爺念了一聲：「無量佛，貧道明知大數來臨，難免輪迴，明天貧道必然前來。」二人遂各道請字，一個打問心，一個打稽手，俱各一飄身下台。只聽東面有人喊：「哎呀，老師向哪裡來？」艾道爺一看，原來是歐陽大義士。艾道爺一打稽手，賀照雄說道：「都回弟子之家吧，此事已都挑明啦。」

大眾遂歸安樂村賀家堡而來。

家人背著蔣五爺，工夫不大，來到賀宅，預備了軟塌，將蔣五爺背到張旺一處，並牀而臥。艾道爺看看張旺，遂說道：「無量佛，家人快取無根水來。」艾道爺打開小包袱，取百草轉陽丹兩粒，叫家人快將丹藥研細，與張旺、蔣五爺二人各灌藥一粒，張、蔣二位將藥嚥下。因何艾道爺也有轉陽丹呢？諸葛道爺的良方還是從艾道爺手中所得的呢。張旺方將藥用下去，就覺精神加增，蔣五爺已能保住性命。賀照雄叫道：「師祖父！齋飯已擺好了，請師祖用飯吧。」老老三輩這才夠奔大客廳而來。進了客廳，當中擺著一個大圓桌面，老劍客在上座，勝英在左，歐陽大義士在右，下面是小弟兄八位。賀照雄給艾道爺預備的是鮮果，又煮熟了一碗大米粥。艾道爺叫道：「子川！你看賈明與濮德勇滿臉的煞氣，明天老方丈擺陣，必是少林寺的絕藝梅花樁，他是六十年的整工夫。此梅花樁是四角四棵柏木樁，當中一棵竹樁，俱都用刀削得利銳鋒芒，每一個梅花樁是五棵樁，共合是一百單八座，五百四十棵竹木樁，一座上一招，一樁上一招。他要不是六十年的整工夫，焉能在這一百單八座的竹木樁上運用工夫呢？上此樁時，還得脫去鞋襪，以腳心踏樁尖，氣一提不住便穿透腳面，金鍾罩橫練的工夫俱都蔽不住。到在樁上我們二人，他留我的神，我留他的神，一團精氣神俱都放在個人與敵人的身上，無暇他顧。我們倆人一上梅花樁，不是貧道帶重傷，就是老方丈死於非命，倘一疏神，就有性命之憂。到在了那個時候，子川你千萬照顧著老方丈的餘黨，恐怕有暗算貧道之人。賈明與濮德勇二人臉帶煞氣，恐有災及身，明日不去觀陣才好。」勝三爺聞聽點頭稱是，叫道：「恩師請放寬心，樁下有我們眾人留神照顧。」艾道爺又叫道：「賀照雄！凡事不可大意。貧道我想，焦公子必然以勢力欺人。明明知道伯芳及我們眾人都在你宅中居住，他必然動勢力前來抄沒你的家產。為防患未然計，你家中有什麼細軟的東西，房產契紙，俱都存在一旁，所有下人們俱都打發他們暫且回家。如果焦振芳沒有意外的舉動，那就更好啦。」勝爺叫道：「照雄！你將此意稟知你母，速作計較。」賀照雄奉師祖與師傅之命，回到內宅，進了內房，一提大鑿，雙膝跪倒叫道：「娘親，孩兒罪該萬死！」賀母叫道：「吾兒照雄！何事這樣驚慌？」

照雄說道：「已往之事，孩兒未敢與娘親說知。皆因我師叔與師兄黃三太等，與咱們都是世交，他們在八月廟上，遇有知府的小爺搶秀才之妻，黃三哥打抱不平，惹了是非，我五叔蔣伯芳趕到，棍打焦公子，誤傷惡奴之命。焦公子言說我五叔是明仗強盜，我五叔一怒，搶去焦公子的白龍駒，我黃三哥大伙來在咱家中避難，我未敢回稟娘親。焦公子現在派兩縣一府的官人嚴拿，又請陀頭和尚來咱家行刺，多虧我師祖老劍客，將和尚引出宅院，把和尚殺了。焦公子復又立擂台，明著是立擂訪英雄豪傑，暗中是為捉拿黃三哥眾人。明天老方丈又在擂台東面擺陣，我師祖與師傅，命我回稟您，杭州府的官宦之家，俱都是非親則友，老娘暫且躲避躲避，倘若平安無事，我再將娘親接回家來。」賀照雄心中思索，老太太一定難捨家業逃往他處，哪知道老太太乃深明大義之人，遂叫道：「照雄！你師兄打抱不平救人，乃是好事，可稱英雄豪傑。你師傅是俠客，你師祖是劍客，你要作轟轟烈烈奇男子。為娘無所不從，我婦人家隨夫貴隨夫賤，汝父去世，隨子貴隨子賤。你要作了奇男子大丈夫，為娘隨你尋茶討飯，甘心樂從。為娘雖不敢比賢母，我也是詩書門第之女，遇事我還跟你商議呢，你何必面帶為難之色，怕為娘不依？現有你姨父姨母在京為官，常常打發家人接為娘前去，你姨父本是江蘇省的原籍，你也知道，他們來接，為娘以孝服未滿，未便前去；為娘此時孝服已滿，我借此上你姨娘家去，住些日子，豈不好麼？」賀照雄說道：「如此很好。咱們護莊河通大江，可以直抵江蘇，咱家有五七隻船吧，用一隻大船多載細軟對象，派人護送老娘，娘親趕緊派丫環婆子，快快收拾收拾細軟對象吧，就此起身。」母子商議已畢，賀照雄回歸前院。勝爺問道：「照雄，你與你母親商議如何？」賀照雄便將母親之話對師祖師傅說了一遍。艾道爺聞聽，叫道：「子川，賀母去江蘇，可將張旺、伯芳兩人，用一隻小船順便帶到江蘇鏢局養傷。」賀照雄唯唯而退，預備小船，將蔣五爺、張旺二人用軟榻搭在小船之上。賀母上了大船，賀照雄對於老娘，有戀戀不捨之狀，賀母叫道：「照雄！你不要如此，只要你作了奇男子，為娘死也瞑目。」語畢母子分別，賀照雄回歸本宅。艾道爺說道：「照雄，你房契地契，汝母可曾帶去？」照雄說道：「業已帶去。其餘重要之物，對過有一家小雜貨鋪，那是再晚生拿的本錢，後來將買賣便送與掌櫃的啦，掌櫃的是山西人，非常老誠可靠，再晚生將要緊的東西存在那裡，決無差錯。現在家人、婆子、丫環，無用的都打發走了，每人另外給五十兩銀子，存薪者照給，男女下人不願走的，再晚生俱都未敢容留，全都是灑淚而別，現在只留下廚師傅及精明強幹的男僕，尚有二十餘人。」艾道爺聞聽，長歎一聲，遂說道：「不想累及汝賢母子了。」第二日天光將亮之時，眾人起來梳洗已畢，又將裡外各屋門戶鎖好，大家用完了早飯，收拾應用對象，兵刃各自帶好，大伙出了大門。楊香五在院內又將大門關好，然後由梯子上牆縱下來。大家走到大門外的時候，賀照雄仰面一看迎面「樂善好施」的匾，自己不由的一陣傷心，心中暗想：「我家四輩積善，今日怎麼落得這般光景？」思索至此，所以傷心。艾道爺眼神好，早就看見賀照雄面帶悲泣，艾道爺叫道：「照雄！你豈不聞楚昭王還國，有萍實之祥？當初昭王出亡在外，一時群臣盡散。焉想後來再興楚國，回國時在大江中得萍實，文武大臣食之甘美，為散而復聚之徵。賢契只要心存濟物，將來自有散而復聚，萍實之徵可為賢契預卜也。」

賀照雄道：「師祖，再晚生非傷心也，因見此情景，不覺悲慘。」

閒言不表，眾人由大道中走到外面，出了安樂村西護莊橋，奔擂台而來。到廟場一看，人是一次比一次多，老少三輩及賀宅的家人，都在茶鋪門口一坐，觀看擂台，紋絲兒未動。擂台東面設立梅花樁，四棵柏木樁，當中一棵竹樁，土中埋著多深不知道，露出土外是六尺六寸。真是官面的勢力大，梅花樁外面，俱都是倒立牛耳尖刀，土外露著半尺餘尖刀朝上。再看梅花樁東南，高搭彩棚，彩棚口紅綠藍黃的綢子紮著彩球，彩棚裡邊，有八仙桌、六人桌，對桌有琴桌，老方丈當中正坐，眾教師與焦公子、王七在南北陪坐。勝爺師徒大伙一看，兩縣一府的官人俱在彩棚左右，一日比一日的勢派大，這次是一百馬隊，一百步隊，都是預備彈壓的。此時尚早，眾英雄喝茶，耗到巳分時，艾道爺在前，勝爺在後，黃三太等在勝爺之後，賀宅的家人，俱都站在四外，各帶小包袱及手使的兵刃。艾道爺來到彩棚，口誦一聲：「無量佛，師兄請了。」老方丈站起身形，打問訊說道：「道友言而有信，不愧出家之人。」老方丈用手向西北指點，叫道：「道友可見過此陣嗎？」艾道爺說道：「出家人未曾見過。」老和尚說：「出家人不許妄言。」艾道爺說道：「我見過圖上畫的，未見過真的。」老和尚說道：「道友，咱二人上那一百單八座樁上，或在柏木樁上，或在竹子樁上，比賽動手。」勝爺和黃三太等一看，這一百單八座柏木竹樁，相隔最遠的一丈六，最近的也有五尺，若打上面掉下來，就落在中耳尖刀之上。艾道爺叫道：「大師兄！咱們二人是六十年的朋友，何必如此？誰要打上面落下來，不是死於非命，便是破去工夫，卻不可惜。你我俱都是百八十年的苦工，難道不可惜嗎？師兄容讓貧道了罷。」老和尚說道：「阿彌陀佛，道友不必多言，我意已決。天下好武之人，都不是貧僧之敵手，就是道兄與我可告平平，咱們二人正可借此一分勝負，也使天下武術家知道知道誰強誰弱。」艾道爺念了一聲：「無量佛，大師兄既不能讓，貧道便與師兄上樁。大數來臨，誰能脫過？神人尚有遭劫之時，何況你我一凡夫哉？」老方丈叫道：「王七何在？」王七在彩棚中答道：「再晚生在此。」搖著小腦袋瓜喜樂非常。這小子這一來，害了兩個知縣一個知府，皆由他一人所起。閒言不表，王七答應完了，就見老方丈一指紅絨毯，王七遂將紅絨毯鋪在塵埃。老和尚脫去灰布僧袍，在絨毯上一坐，打開繃腿護膝，脫去灰布僧鞋、僧襪，將底衣挽到膝蓋上面。有家人托著四方托盤，裡邊是八寸寬七八尺長的白綾子兩條，老和尚用白綾子將底衣綁住。為何用白綾子呢？

皆因為白綾子這宗東西，它不緩扣。老劍客也是預先有備，在賀宅早都預備好了。艾道爺見老和尚打扮完畢，說：「我也借借光。」語畢，也坐在絨毯上，脫去藍布道袍，脫去白襪、雲鞋，藍布的底衣又肥又大，將底衣向上一卷，卷到膝蓋之上，叫道：「子川！拿過應用之物。」勝爺由大鑿中一伸手，取出一條白綾子，整匹的綾子一扯兩條，有一丈二長，艾道爺綁住底衣，蝴蝶扣一條。勝爺將艾道爺的白襪、雲鞋、繃腿、護膝、道服等，打成一個小包袱，叫楊香五一背。金頭虎此時還是忘不了砸鍋，在旁說道：「老和尚要鬧大光溜。」勝爺狠瞪了賈明一眼，他才不向下說。艾道爺與老和尚並肩一站，老和尚問道：「道友！你先上梅花樁，還是我先上梅花樁？」艾道爺叫道：「師兄！尊敬不如從命，任憑師兄吩咐。」老和尚說道：「道友，貧擺的陣，貧僧先上去。」此時僧道俱都站在梅花樁的東南角，老方丈丹田一運童子功，氣兒向上一提，縱在梅花樁正當中竹子尖上，臉朝北，一粒混元氣一提，轉臉朝南，猶如蜻蜓落在木樁上一般，一個童子拜佛式，手打問訊說：「道兄，貧僧恭候指教。」道爺在樁下，叫道：「子川！」勝爺走向進前，叫道：「老恩師呼喚弟子，有何事議？」艾道爺說：「你看見過此陣沒有？」神鏢將勝英叫道：「老恩師，弟子沒看見過。」艾道爺說道：「這叫九宮八卦連環陣。你看那梅花樁當中的竹樁，削成刀刃，鋒利無比。你莫輕視那竹刀，當年韓信中計，命喪未央宮，就用竹刀將韓信誅死，今日竹刀林立，焉可輕視？」勝爺點頭會意。艾道爺又問道：「你附耳過來。」

勝爺低頭附耳，艾道爺說：「子川，我在賀宅所說的話，你千萬可不要忘了。我二人到在梅花樁之上，誰也不照顧外面，你千萬可謹防暗算貧道之人。子午絕命弩，那是少林寺所興，前者你在家中中弩，就是那物，金鍾罩鐵布衫，全都避不住。防備他們暗算我，可不許咱們暗算他們。」勝爺諾諾連聲說道：「弟子遵命。」勝爺把守東南，歐陽大義士把守東北，黃三太、張七、李煜等把守西北，賈明、楊香五、濮德勇把守西南，正南、正北、正東、正西賀宅的家人把守，前文表過，賀宅的家人都帶著傢伙來的。

艾道爺此時已縱上梅花樁，僧前道後。為何僧前道後呢？

老和尚腳踏竹尖，用腳心前邊，艾道爺腳踏竹尖，用腳心後頭，誰要踏錯地位，竹尖子穿過腳心去，就算輸啦，落在中耳尖刀上，必得死於非命。僧道在梅花樁上，由左邊這棵竹樁縱在右邊竹樁之上，由右邊這棵竹樁再縱在左邊竹樁之上，二人在一百單八座梅花樁上，各用一招工夫，貓躡閃閃，免滾鷹翻，鹿伏鶴行，二人亞賽兩個飛燕相似。老方丈暨和僧，由幾歲時，身入空門，如今九十餘歲，週身的童子功；艾道爺由六七歲上，身入玄門學藝，現在一百零幾歲，練的通乎神道，真是練什麼有什麼。老和尚在梅花樁上，練了一百單八手，返回來仍然落在由地下縱上去那棵樁上。艾道爺心中歡悅，說道：「你就會一百單八手啊。」艾道爺在梅花樁上用的是龍探爪、鳳翻身、蟒抖鱗、蛇吐須、虎撲食、豹攪尾，老和尚一看，遂叫道：「道友比我的招數多。」老和尚倒步又背向東北退，這座樁離有四五尺，正退在東南角上，此時東南角上有一僧人，扮作俗家，正是老方丈的二徒弟法慧和尚，年已

半百，落髮的和尚。三俠劍這套書，在僧人中他算第一大惡，白天募化，看見財主，到晚間前去竊取偷盜，法慧和尚都是扮成俗家偷盜，三年之久，未曾破案。他有香砂迷魂袋，無論多大的英雄，也躲不了他這條袋。有一日在鄉下家竊取偷盜，巧遇少婦安歌睡熟，天氣炎熱，睡覺未穿著衣服，赤條條的身軀，躺在炕上，法慧年過半百，一看這個婦人，欲心熾盛，遂破戒採花。由那日之後，他便採花殺命，肆無忌憚，他用香砂迷魂袋，將少婦長女熏過去，裝在箱子之內，偷走以縱淫欲，現在錢塘縣裡因丟人報官廳的就有七個案子，還有老實厚道不肯經官的，尚不知有多少。這個和尚在白蓮寺是二當家的，除去法藍之外，就屬著他。淫僧一見他師傅向後退，艾道爺向前進，他就知道他師傅不是艾道爺的敵手。淫僧心中暗想：「我給他來一個金風未動蟬先覺，暗算無常死不知。」一仰手照著艾道爺背後比畫，就聽袖口裡面有咯啾咯啾的聲音，比畫一回，他又放下。他怕打不著艾道爺，再打在他師傅的身上，所以比畫一回，又把手放下。此時勝三爺正在法慧背後站著，看的明明白白。勝爺心中暗說：「吾恩師囑咐我留神暗算之人，果不出所料。這小子一定是賊和尚喬裝，壁和僧的餘黨。」勝三爺正在思索之際，就見法慧又揚起手來，這回來的勢猛，仰起手來就要打的樣子，勝三爺心中暗說：「你暗算我恩師，你算瞎了眼啦，我在你的身後頭，先給你一鏢吧。」說時遲，那時快，賊和尚方一仰手腕，勝爺在背後蹬出一枝金鏢，臨打的時候想起恩師之言，不叫傷人命，勝爺因不敢違背師命，又怕打輕了，他手中拿的暗器打出去，勝爺抖手一鏢，向淫僧法慧背後肉厚的地方打去。這一鏢淫僧法慧的樂子可大了，口中念了一個「阿」字，兩條袖口裡都有袖箭，無論怎樣反臂起鏢，兩隻手也摸不著這只鏢。淫僧正在焦急萬分的時候，勝爺伸手將淫僧的草帽連繡頭綢帕都給掙將下來，這一掙下了淫僧的綢帕，法慧可就現了原形啦，大伙看熱鬧的一陣喧嘩，喊道：「原來是和尚呀，不是俗家。」西北又聽有人喊道：「吾打你個王八羔子！原來是賊和尚。」和尚此時俱都現了原形，四面八方與和尚動起手來。此時壁和僧在梅花樁上心中一散，艾道爺已趕至前面，用手點和尚的太陽穴，和尚用手向外一推，艾道爺底下一腿，照定老和尚肋骨的空隙處踢去。艾道爺這是一份厚道，因為老和尚打蔣五爺，在橫骨以上二指打的，未忍傷害蔣五爺的性命，這就是施李還桃；老和尚倘若打蔣五爺不留情，艾道爺此時決不留情，若一腳踢在和尚肋骨之上，老和尚必然當時殞命。老和尚一翻身，一個蟬兒似的，掉在梅花樁下，面前一棵梅花樁的尖子，正穿在老和尚左邊大眼角的眼皮上。金鍾罩如何能練到眼角上？當時鮮血滴下，緊跟著身軀躺在中耳尖刀上。地下尖刀太多，躲得開這一枝，躲不開那一枝，大腿上划了一道血槽，鮮血淋漓。翻身爬起來，叫道：「艾道兄！一百日後再見。」揚長而去。

此時勝三爺伸手由法慧背上將鏢起下，法慧翻身撤出戒刀來，勝三爺握魚鱗紫金刀，與法慧動手。歐陽大義士也與賊和尚動手，黃三太等也與和尚動手。法慧不是勝爺的敵手，早已逃走了，老方丈也早走啦，和尚雖然人多，主腦人已定，人心自亂，被鏢行人殺得四散奔逃。金頭虎、濮德勇二人，拆擂台取下殺身的大禍，金頭虎叫道：「濮德勇！你有膽子沒有？」濮德勇問賈明道：「你有什麼事？」賈明說：「你看，惹這麼大的禍，都是這個倒臺的擂台。咱們兩人拆他個王八羔子的。」濮德勇說道：「不好動手，得拆多半天哪？」賈明說道：「你真是渾人。還用解繩扣嗎？你手中有一把大樸刀，我搶了和尚一把戒刀，這個擂台柱子不過一尺多粗，咱們兩人這個力氣，一刀剝進一寸去，十刀就是一尺，還用的了二百多刀嗎？剝完南面這兩棵，再繞到北面去剝那兩棵，一會兒，擂台就倒啦。你看這個擂台要是倒了，樂子才大呢。」濮德勇說道：「好好，咱們倆賣賣力氣砍柱子去。」二人遂先由南面上，每人在一棵大台柱子下用刀便砍，砍完了南面上這兩棵柱子，又砍北面上這兩棵，工夫不大，北面上這兩棵也砍得不差什麼啦。

此時正趕上黃三太等追殺和尚，刀槍無眼，連看熱鬧的帶和尚向四外紛紛亂逃，有不少人俱向擂台底下逃跑，有擠在台柱上的，四棵大柱子砍斷了，還有小立柱未斷，人多力大，眾人這一擁擠，將擂台柱子叭叭一聲擠倒。擂台這一倒不要緊，擂台底下未跑了的人，一見擂台底下碰了人，那有見死不救之理？

眾人遂向上搭擂台，由附近買賣家借來的大柱子支起點來，用柱子支上，將擂台底下的人受傷的、砸死的、有受重傷走不動的，一一救將出來。艾道爺尚在梅花樁上觀看，一見傷了不少的人命，艾道爺叫道：「子川，走！」艾道爺因為看見傷的人命太多啦，恐怕再與官兵馬快套上事，那就越鬧越大了，故此三十六招走為上策。哪知道眾人俱隨同勝三爺逃走啦，惟有金頭虎賈明與濮德勇二人，是如同沒有那回事一般，他們兩人還站在一旁看熱鬧呢。

擂台下鬼哭神號，當時野雞溜子王七眼神快，叫道：「公子！你看那邊手擎戒刀的，不是那天搶綢緞店的兇犯嗎？一臉黑麻子，狗蠅眼，羅圈腿，大肚子。」焦公子抬頭一看，正是廟上最先動手那個大黑漢。焦公子遂一聲呼嘯，調齊官兵小隊及眾教師，他們齊奔金頭虎與濮德勇二人而來。濮德勇手中擎著大樸刀，一見眾官兵圍繞上來，掄起大樸刀，不管官人與民人，誰要一擋他的路兒，就是一刀，身體也大，腳步也寬，闖出重圍，只剩金頭虎被官人團團圍住。焦公子吩咐眾教師，趕緊拿搶綢緞店估衣鋪、拆擂台之人。兩縣一府的官人在外圍圍著，金頭虎橫杵豎撞，他一看刀槍都向身上紮，躲不開了，他就閉著眼拿戒刀亂紮，向前就撞，他那個意思，是誰要紮死我，我也紮死誰。無奈官人因幾兩銀子的俸銀，誰也不跟他拼命，俱都向後倒退。焦公子大怒，叫道：「家人何在？取過我的槍來！這些人拿不著他，還了得嗎？」家人將槍遞過，焦公子接槍在手，追奔賈爺而來。焦公子來到切近，叫道：「小子！咱倆看看誰行誰不行。」說著話，焦公子在馬上抖槍便刺。傻小子的戒刀沒有招數，不到三個回合，便將戒刀對焦公子拋去，口中喊道：「著法寶！」焦公子手明眼快，用槍向下一壓，當當戒刀落地。賈明又說道：「小子，還有傢伙呢？」背後撤出一字杵，傻英雄一看，裡三層外八層，裡裡外外圍得風雨不透，傻英雄抽出一字杵來，可就得著理啦，三十六杵上下翻飛，一招緊似一招。焦公子這條槍恰似蛟龍出水，傻英雄三十六杵使完，又大聲喊道：「著法寶！」杵奔焦公子面門打去。焦公子一閃身，一翻腕子將杵壓落塵埃。傻英雄此時手中可就沒有傢伙了，焦公子照定傻小子面門一槍刺來，傻英雄伸手抓槍，焦公子將槍抽回，掄槍照定頭頂便砸，傻英雄一閃身，還是搶焦公子的槍，焦公子抽槍再向傻英雄軟肋刺去，傻英雄這回手伸得甚快，一伸虎爪將槍掙住。焦公子在馬上，傻英雄在步下，二人用力搶槍，傻英雄這頭槍尖子有鍍金鏗擋著，焦公子用力也奪不出去。野雞溜子王七在旁說道：「兩縣一府的官人，趁著此時，還不用勾桿子搭他？」王七這一句話，提醒了眾人，立刻四棵勾桿子，奔傻英雄二肩頭、沖天杵搭來，焦公子福至心靈，在馬上將槍向前操，傻英雄一退兩退，仰面朝天。眾官人奔上前來，將傻英雄按著，鎖鏈纏胳膊纏腿，將傻英雄捆好，這位傻英雄繩鎖加身，難免牢獄之災。

焦公子說道：「王教師，點點兩縣一府的官人傷了多少？」

野雞溜子王七當時一點，受傷身死的連官人和百姓十一人，受傷的三十餘人，受輕傷的不計其數。焦公子說道：「這就是明伙執仗，搶綢緞店、估衣鋪、白龍駒的匪首。」眾官人一聽，趕緊將傻英雄搭到錢塘縣。錢塘縣班頭向裡一回，縣官一聽嚇了一跳，竟死人十一口，受重傷不知死活的三十餘口。縣太爺慌張張袍服不整，就急忙升了大堂。官人將傻英雄足下綁繩打開，倒綁著二臂，攙扶著上了大堂。三班人役說道：「跪下！跪下！」傻英雄說：「跪下就跪下，跪官不算丟人。」錢塘縣的縣官雖然不是清官，然而可不是刮盡地皮之官，就是有一樣兒，最怕上司。縣官在上面問道：「大盜抬起頭來。」傻英雄說道：「抬頭就抬頭。」說著傻英雄將頭抬起來，復又說道：「你看看，長的不錯吧？准好看。」縣太爺一看，雷公嘴，狗蠅眼，沖天杵小辮，身上衣服用桿杵子搭的一縷一縷的，一身的土。縣官在上面問道：「明伙的大盜，你家住在哪裡？姓什麼？」賈明說道：「家住江蘇省，三歲喪父，五歲喪母，無有手足弟兄，身無正業，流落在外。先前拔煙袋，端雞籠，偷鐵鍬，到後來膽子愈來愈大，撥門戶明伙路劫。」縣太爺問道：「上次搶綢緞店、估衣鋪，你們多少人？」賈明說道：「我一個人。」縣太爺問道：「你一個人怎樣搶兩家呢？」賈明說道：「搶完了這家，路過那家，又捎走了點兒。」縣官問道：「內中有瘦小枯乾的是誰？」賈明說：「不知道。」縣官又問道：「內中有使鏈子錘的，有使判官筆的，有使樸刀的，偕同你打槍。都是何人？照實說來。」賈明說道：「廟上好幾萬人，什麼長像的都有，我哪認的呀？」縣官又問道：「你搶的贓物俱都放在哪裡？」賈明說道：「什麼叫贓物？」縣官說道：「綢緞、銀錢、估衣之類，都叫贓物。」賈明說道：「我是隨走隨賣，一匹綢子兩吊錢，誰要買給誰，估衣也是如此。」知縣又問道：

「窩主是誰？」賈明說道：「什麼叫窩主？」縣官說道：「你住在哪裡？」賈明說道：「杭州府有的是破廟，我專好住破廟。」

縣官又問道：「將焦公子打得口吐鮮血是何人？」賈明說道：「是我。」縣官又問道：「你不是使杵嗎？」賈明說道：「我什麼傢伙都能使。刀也使，棍也使。」縣官又問道：「拆擂台是何人？」賈明說道：「也是我。」縣官又問道：「那黑臉的呢？」賈明說道：「黑臉白臉的無數，我不認識。」縣官又問道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傻英雄說道：「我姓賈叫明。」縣官道：「你是攪鬧本縣來啦？你一人能在杭州府作這些個案子？給我拉下去打。」賈明心中想：「賣給你兩下吧。」脫下褲子按在大堂上，先過來一名衙役，打了五板子。列位，三板就得見血，賈明挨了五板，黑色屁股沒有變色，又換人打仍然如故，一氣打了八十大板子，黑屁股蛋子一點兒不動。縣官在上面問道：「賈明，你同伙有多少人？還不從實招來，免得皮肉受苦。」賈明說道：「這不是我在這兒打官司吧！」縣大爺說道：「好膽大的匪人！你敢在公堂撒野？看大刑伺候。」左右一聲答應，取過了夾棍、鐵鎖鏈子，值堂站班的威嚇，賈明的心中亂跳，自己暗想：「這回要乾。」遂說道：「縣太爺，就是我一個人，官司還不夠打的嗎？」縣太爺在上面一拍驚堂木說道：「將他夾起來！」衙役將賈明沖天杵打開，用麻繩沾上水，將賈明綁纏上，又將夾棍鐵鎖擺在傻英雄面前，縣太爺問道：「賈明，你看看夾棍，你不說實話，能熬刑嗎？你就是鐵打的，你擔不住七成刑去。」賈明叫道：「縣太爺，一輩子作官，輩輩居官！大人你還不明白麼？現在我一個人都招認啦，官司還不夠我打的嗎？頭上有青天，人容天不容。縣太爺，你要動刑，我就招出有焦振芳。這樣招法，你能夠認可麼？縣太爺你就積點陰德吧，不必連累好人啦。」縣太爺在上一聽，賈明說的句句有理。原來，這縣官並不是賊官，就是有點懼上，此事又是焦公子的原告，縣太爺焉敢不細細審問？明知焦公子因搶蘇秀才之妻起的事，無奈誰也不敢作證。知縣心中一想：「事由焦公子一人所起，擂台也是焦公子辦的，我何必做此缺德之事？賈明已經自己招認了，我將賈明的口供作套公文，送上知府衙門，有什麼事叫知府去辦。」縣太爺思索至此，叫道：「賈明！你一人豈能作這些事？你要將幫你的賊人招出來，還許有你的活命；你一人要打這場官司，可就沒有你的命啦，畫了供可就反不了悔啦。倒是有別人幫你沒有？」賈明說道：「純是小的一人所為。」縣官說道：「你畫供吧。」賈明說道：「我不會寫字。」縣官又說道：「你畫一個十字，再印上指紋。」賈明說道：「那個行，多畫幾個也沒有關係。」衙役拿著狀紙，賈明畫了供，印了指紋。縣官叫師爺作了一套公事，連供帶人一並送到知府衙門。

知府立刻升了大堂，命衙役帶搶犯賈明。衙役將賈明帶上了大堂，知府這一上大堂，眾官人一看，幾乎樂出聲來，知府半尺餘長的墨髻，剩三四寸長啦。都頭叫道：「府台大人的墨髻是怎麼啦？」知府長歎一聲，遂說道：「別提啦，前天本府刮臉，剃頭的一時失慎，竟將本府墨髻刮下去了。」此時衙役一喊堂威，將大盜賈明帶上了大堂。知府坐在上面，一拍驚堂木，伸手一攏墨髻。這是習慣，知府沒攏著墨髻，自己的臉一紅，在上面叫道：「大盜賈明！你搶綢緞店、估衣鋪都同何人？你要從實的招來，免得你皮肉受苦！」賈明說道：「台府大人在上，錢塘縣有供，你就照著錢塘縣的口供辦吧。」知府大怒說道：「你胡說！你一個人就拆擂台嗎？」賈明說道：「大人請想，鐵打房樑磨繡針，工夫到了自然成。我一個人用刀砍的台柱子。」知府說道：「你胡說，還有一個黑臉的幫助你拆擂台，那是何人？」賈明說道：「黑臉白臉擂台底下無其數，我都不認識。」知府說道：「搶去焦振芳的白龍駒，你放在哪裡？從實說來。」賈明叫道：「府台大人，您老人家看看，我是羅圈腿。搶去焦公子的馬，當時我就騎上啦，跑出去有三四里地遠，那馬一尥蹶，將我掀下來，它就跑啦。」知府說道：「大盜賈明，本府不動大刑，大概你決不能順情順理的招認。就憑你一個人，辦得了這些個事？左右看夾棍伺候。」衙役答應一聲，工夫不大，將夾棍取到大堂之上，打開了賈明的沖天杵，用麻繩兒將賈明腦袋纏住，將賈明放在了夾棍之上。知府一拂袍袖，伸了三個手指頭。前清的刑法，擒著飛賊大盜，官在上面用袍袖擋著臉，用左手伸幾個手指，上幾成刑，賊人若是不招，再加刑牢問。閒言少敘，知府伸了三個手指，衙役將賈明的腿夾在夾棍之內，兩人一較棍，上了三成兒勁，賈爺就覺著骨頭有點發麻。傻英雄心中暗想：「這東西可真不好受。我要將我蔣五叔、黃三哥、賀照雄他們都招出來，我也免不了一死。在賀宅說過，誰被官人拿去，一板子打死，夾棍夾死，誰也不能連累別人，誰要一哼一哈，那就不算英雄好漢。」賈爺想到這裡，咬住牙關，一粒混元氣向下一壓，一語不發。知府在上面問道：「大盜賈明，搶綢緞店、估衣鋪，都同何人所為，還不招來？」賈爺一語不發，知府一怒，一拂袍袖，又伸了五指。衙役又一較勁，上了五成勁，賈爺就覺渾身發酸，仍不言語。知府在上面又問，賈爺還是無話，知府在上面又拂袍袖，用大指與食指中指一捏，衙役一看，又將夾棍上了七成的勁。賈爺心說：「這下子可乾啦。」就聽骨頭哧哧的聲音。賈明心生一計，再不然可真挺不住啦，黑麻子裡熱汗直向下流。他母狗眼兒一翻，黑珠向上眼皮裡一擠。知府又問道：「大盜賈明，搶犯共有多少人？窩主是誰？還不從實招來？」衙役回道：「府台大人，大盜賈明閉過氣去了。」知府一看，嚇了一哆嗦。你道為何知府害怕呢？前清的法律，飛賊大盜，無論在哪个衙門過堂，必須畫了招供；倘若未畫招供，頭一堂就受刑而死，無論什麼衙門，也得擔處分。知府一看，賈明並沒畫招供，他就死過去啦，知府在座上說道：「鬆刑。」衙役這才由七成刑放到五成，由五成刑又放到三成。為何不一氣兒放刑呢？列位，夾棍這宗刑法，若是將人夾死，驟然間一鬆，人就緩不過來了，非得陸續向下放，然後慢慢的緩醒。衙役給賈爺將刑放鬆了，賈爺假裝「啊喲」一聲，母狗眼似睜不睜，說道：「啊呀，方才我到枉死城啦。兩邊有牛頭馬面，當中正座上閻王爺，他派牛頭馬面取過生死簿來，一查我的陽壽，閻王爺說我的陽壽不盡，尚不該死，打發牛頭馬面將我送出枉死城，路過一個惡狗村。」賈明眯縫著眼一看，衙役共有三十多個，遂說道：「這個惡狗村可太厲害啦，三十多條惡犬，肥胖大耳朵，將我團團圍住，咬得我渾身疼痛。啊呀！這是什麼地方？」衙役不知道賈明是暗中罵他們，還在一旁講究呢。張三叫道：「李大無怪乎出殯掛的牛頭馬面閻王爺呢，原來真有其事。」知府心中暗說：「江洋大盜，野性方熾，一堂決不能招。他既然供了搶綢緞店啦，先叫他畫了供，在獄裡將他先圈圈，然後再叫他受刑，自然他就招啦。」

知府遂說道：「大盜你畫供吧。」賈爺說道：「我不懂畫供。」

知府說道：「畫十字，按指紋。」賈爺說道：「畫個十個二十個的，那沒什麼。」遂畫了供，砸上手銬腳鐐，批了公事，下在牢獄。傻英雄思索：「剛才裝死，這時要一走就漏啦。」遂叫道：「府台大人！你一輩作官，輩輩作官。我的腿被夾棍夾得這樣，焉能走得了呢？」知府說道：「將他背下去。」傻英雄心中暗想：「小子，我的腿一點兒也沒壞，將這群小子都瞞住啦。」賈爺也錯想啦，班頭之中有的是武術學家，明白賈爺是橫練，知府是文官，不明白這個。那麼班頭為何不報告知府呢？皆因為班頭暗恨焦公子設立擂台，提拔班頭，故此暗與知府作對。不表傻英雄下了牢獄，單表擂台之下，哭聲震天地，不罵拆擂台的，俱都罵搭擂台的，所有砸死之人，哭主自己往家中搭死屍不提。單說這時府衙門站班的在門口閒談，說道：「今日被獲的這位姓賈的真是好朋友，並不連累別位，自己招承，也畫了供啦，可惜這樣英雄，這一畫供就算完啦。」衙役在門前這一談論不要緊，一個傳十個，十個傳百個，茶鋪酒館，都作為茶餘酒後之美談。惟有勝爺自己在酒樓喝悶酒，尚未回賀家村，勝爺正聽人談論：「拆擂台砸死人，只拿住一個梳沖天杵的。縣太爺過堂，送到府衙門，板子打，夾棍夾。真是英雄，受了好幾個死啦，並未招出別人來，拆擂台，搶白龍駒、綢緞店、估衣鋪，俱都自己承認，一個人也未攀出來。」勝爺喝著酒，吃著飯，心中甚為難過：「怎麼都逃走了，單單傻孩子被獲了？」勝爺開發完了酒飯錢，出了錢塘門，尋找黃三太太大眾。由錢塘堤走出去五七里地，正在殘秋之時，一陣陣的寒風刺骨，南邊天氣較北方稍暖，寒蟲叫的聽著可慘。勝爺觸景生情，又聽錢塘堤的下坡，有人叫道：「老師這邊來！」勝爺一看，敗葦叢中有一座坍塌倒壞的破廟，堤坡下有一道土牆，人可通行。勝爺走到破廟後，一看黃三太、楊香五、張茂龍、李煜、蕭銀龍五人席地而坐。勝爺說道：「你們五個何時到的這兒？」黃三太說道：「在擂台一亂的時候，我們五個人就奔此處而來，所以未曾離開。」勝爺一看，一片敗葦倒在地上，勝爺放下小包袱，坐在小包袱之上。勝爺叫道：「三太，你知道你兄弟賈明被了案嗎？」黃三太聞聽一怔，遂說道：「弟子不知。」勝爺說道：「賈明在縣裡，並未受任何的刑罰，到在府裡，死而復生者數次。這回一句胡話都沒說，完全自己招認成案，砸了鐐下在府獄啦。」黃三太頓足，眼淚汪汪，叫道：「師傅！惹禍是我們小弟兄六人，在廟上打抱不平，然後我蔣五叔趕到，誤傷惡奴，禍是大家惹的，叫我兄弟一人受牢獄之災，弟子不忍。明天弟子一人到府衙自行投首，我

一人所作的案子，就說我兄弟他是瘋子胡說，弟子將傻兄弟替出來，千刀萬剮在所不辭，只要替出吾那傻兄弟來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三太，你是癡人。你去一個人就替出你那傻兄弟？豈有此理。兩縣一府官人沒有不拿你們的，你們都去了才好呢。老夫不該跟你說這個話，我勝家門中沒有犯法的人，你們若果是明仗伙仗，我可不能救你們。但你們所做之事，都是我們行俠作義之人應當做的事，所以老夫並不嗔怪。明天老夫獨自一人越府獄，救你兄弟出獄就是了。」說罷又問道：「你們吃了飯沒有？」銀龍說道：「都還沒吃呢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你們等著吧，老夫與你們取飯去。」勝爺走出破廟，來到西湖岸，買了一個竹筐，又買了魚肉燒酒、燒餅等食物。勝爺買妥帶到破廟之內，放在敗葦之上，此時天已昏黑，爺兒六位坐在一處，勝爺又喝了點酒，師徒爺兒六位，躺在敗葦之上，風餐露宿。黃三太、蕭銀龍這一干小英雄，在鏢局中都有當差的伺候，如今落得這般光景。

勝爺道：「再給你們買點吃食，今晚就可叫你們弟兄相見。」

勝爺又給小弟兄五人買了酒飯，老俠客走到府衙門口，看了看獄裡的形式，外面頭道獄牆甚高，半尺餘長的棗樹枝棘。勝爺又在毯鋪中，買了一條獨睡毯子。又回錢塘破廟後，三太、香五問道：「師傅，盜獄的東西可曾備齊？」勝爺說道：「已經備齊了。」叫楊香五打開毯子，兩頭紮了兩個孔，叫香五在破廟外找了一個磚，用刀打成四條，挑兩條齊的，當中刺上口兒，用繩子係在毯子上面。三太說道：「師傅，我們去幫你救我兄弟如何？」勝爺說道：「用不著你們幫助我。獄裡班頭都會把勢，你們本事平常，要是我將你兄弟救出，你們再被獲，豈不又費了事啦？你們去兩個人在斷橋等候就行啦。」勝爺等候關城門打點的時候，借著出入城的人多，混進城去。勝爺將毯子裹在小包袱內，老英雄進城找個清靜地方，候至二更來天，繞到府獄東牆外。此時二更半已過，獄牆外靜落落無人，勝爺打開小包袱，將獨睡毯條打開，晃著火折照照獄牆高矮，將毯條向獄牆上拋去。獄牆不比城牆，獄牆是直上直下，飛抓絨繩又接上一條繩子，一抖如抓，抓住獄牆瓦簷子磚，向下一掬抓咬住，雙手揪著絨繩，腳尖登牆磚上了獄牆，跨在獨睡毯條之上。向下一看黑忽忽，將飛抓纏在腰間，向牆下縱去，夠奔二道獄牆，縱身形上了大牆。三更已到，大牢中有掛鎖鏈的，有帶腳鐐的，也有每人一間的，都是問成死罪的囚犯。勝爺聽獄裡哭哭喚喚，外場人打官司，雖然不能說出栽筋斗的話，也是眼淚汪汪。列位，還是忠厚能忍的，那才是真君子呢，牢獄之中俱都是人命盜案，不是省事之輩。誰見天堂地獄？兩般盡在人間。勝爺聽夠多時，未有賈明的下落，他若是在這個獄裡，他必然喊叫。勝爺在獄裡找到四更多天，並不見賈明，老英雄仍然出了二道獄牆，用飛抓搭住頭道大牆簷子，上了大牆，往獨睡毯條上一跨，然後再用飛抓將獨睡毯條搭住，將絨繩擲在地上，勝爺縱到地上，一引絨繩將毯條引下來，抖了抖棗樹枝棘，直奔錢塘門，順著馬道上城，身貼城牆，腳後跟踏磚而下，繞到海河橋，由錢塘門外夠奔斷橋亭而來。

來到斷橋亭，天光剛亮，黃三太問道：「老師，怎麼樣了？」

勝爺說：「我在獄中沒找著傻孩子。這一次道路也熟啦，到了晚晌我再去。」爺兒幾位仍回破廟，白天在蘆葦深處一睡，勝爺又給他們幾個人多買了點酒菜。至夜晚，勝爺仍用獨睡毯條裹著兵刃暗器，仍然進了大獄，由二更多天，找到四更來天，仍是沒有賈明的下落。勝爺心中暗想：「焦振芳就是誠心害人，也得過個四天五天的，決不能這樣快呀？」勝爺一連進獄找了三天，並無賈明的下落。

第三日這天，四更來天，勝爺出了大獄，心中忐忑不安，不知道賈明性命如何。勝爺正向前走，奔縣衙門大獄而行，就見獄牆前一箭來遠，前面一帶小樹林，忽由小樹林中出來一道黑影，一身夜行衣服，背後明晃晃一把鋼刀。勝爺心中暗想：「四更來天哪裡來的偷盜之賊呢？若是大盜偷盜回來，必然背著包袱，此賊怎麼由樹林出來空著手？」勝爺一旁思索著，就見此人也奔錢塘縣城牆而來。勝爺看此人原來與自己一道，就見此人來到城前，順著馬道上了城頭，到了城上，由腰間掏出飛抓搭在城磚上，面頭朝城牆，兩隻手一把搗一把順繩而下。

勝爺心中暗笑：「好笨的賊人，下城牆使飛抓就夠蠢笨的啦，他還頭朝裡。」下了城牆直奔斷橋亭而去。勝爺隨後也上了城牆，由城牆上面一看這賊人，與自己又是一路。勝爺心中暗想：「為何他又與我一路呢？我倒要看其究竟。」此黑影過了斷橋亭，直奔錢塘堤。走出不遠，迎面一帶樹林，就見那人跑入樹林中。勝爺將身形隱在樹後，暗中觀看。就見那人進了樹林子，唉聲歎氣，頓足說道：「恩師呀，恩師呀，弟子對不起你老人家，弟子空生一個人來，眼睜不能救恩師之命。可惜恩師你老人家教養弟子一場，弟子一連三夜，打算進獄牆裡搭救你老人家，無奈獄牆高插雲霄，弟子連獄牆都未曾進去。」勝爺在樹後一聽，心中暗想：「這倒有趣，我一連三夜到府獄救人，我可進了獄牆啦，就是沒找著我姪子賈明。他也是盜獄，可憐去了三次，連獄牆都沒有進去。這不成了同病相憐嗎？究竟此人救的是何人呢？好了，我倒要聽他說些什麼。」就聽此人又說道：「恩師，恩師，弟子若早知千方百計進不去獄牆，我不能搭救恩師，我還能請人去呢。如今竟被弟子耽誤了，眼看著屈打成招，問成了死罪。蒼天啊，蒼天啊，都說有報應，何曾有報應呢？沒有別的，你教養我一回，臨難我又救不了你，弟子只好以死相酬。」語至此，由腰間取出飛抓絨繩，尋找歪脖子樹，口中又說道：「若有這兩個人在場，老師你的事就好辦了。可惜勝三爺現在直隸莫州納福了，我黃三哥在鏢局子作買賣，不常在家中。要准知他在家，他雖然武學不十分精，他也能認的俠劍客呀。」勝爺聽到此處，打了一個咳聲，由腰間掏出火折，一晃火折，叫道：「這位壯士，可認的在下嗎？」此人回頭一看，原來是一位白髮蒼蒼的老者，急忙說道：「老大爺，你別答理我，我是在此說胡話呢，請你別管我的事。」勝爺笑道：「壯士，你方才言說勝三大爺、黃三哥。你可認識勝某嗎？」

此人說道：「要提起勝爺，我可是不認識。他老人家跟我之恩師是磕頭的弟兄。」勝爺說：「你的恩師是哪一位？」此人說道：「提起吾之恩師，大大有名，家住浙江紹興府，山陰縣結義村，姓黃。」勝爺聞聽一笑，遂說道：「是不是黃昆？」此人聞聽一怔，遂說道：「那正是我的恩師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此人說道：「我姓趙名叫做勝，人稱玉面書生。」勝爺說道：「老夫就是神鏢將勝英。」趙得勝聞聽愕然，說道：「你是神啊仙呢？」勝爺一笑說道：「哪有神仙？」語畢，由鏢囊中註銷一隻鏢，叫道：「趙得勝，你來看。」趙得勝向前一看，金鏢上有字，上書神鏢將勝英。」趙得勝這才說道：「你就是勝三大爺呀？可屈死小姪男了。」語畢，放聲大哭。

勝爺叫道：「趙賢姪，何必如此？有話請講明白。究竟你為何來到樹林要行短見？」趙得勝哭著說道：「我之恩師被知府的公子焦振芳栽贓，陷入監獄，屈打成招，問成死罪。」勝爺問道：「究竟為的什麼事呢？」趙得勝說道：「皆因為我師娘早已故去，我師傅來到杭州，又後續了一位老伴。焦公子霸佔了我師娘，恐我師傅不依，故此先出這宗惡手段，將我師傅置之死地。」勝爺又問道：「汝與神拳無敵黃昆，因何有師生之誼呢？」趙得勝說道：「要提起小姪男來，出身太低。皆因我三歲之時，我的天倫去世，我娘年輕，無有贍養，攜我另行改嫁，嫁在杭州趙家村，趙姓。」勝爺說道：「有死有嫁，古今有之。」

趙得勝又說道：「趙姓乃是大戶人家，並無兒女，家財巨萬。自從我娘嫁到他家不到三年，趙姓又死，只剩我母子度日，留下巨萬的家財，當然由我母子掌管。豈知趙姓當族之人，皆視我母子為眼中之釘，肉中之刺，不叫我母子承受家業，終日欺壓我母子。我年紀小，我母親老實，不能爭論，一生氣領著我離家，在外尋茶討飯，家財產業俱被強橫的當門族戶占去。我娘領著我尋茶討飯，要到浙江紹興府山陰縣結義村。只因我凍餓不堪，終日啼哭，憂愁成病，住在結義村外一座破廟之中，被我恩師所救，將我收在門下為弟子，將我母親送在黃三哥家中。我母親本來得的是饑餓之病，一有飽飯，當時病也就好啦，多蒙黃伯母大恩，不叫我母當奴婢看待。我自從六歲拜在我恩師門下學藝，八九載未離左右。」勝爺點了點頭說道：「這就是了。」

列位，提起黃昆之為人，並不是惡人，當年曾與勝爺在北路開過鏢局子。為人有一宗毛病，最好杯中之物，每日總得二三斤酒。開鏢局子剩了幾個錢，遂與勝爺將買賣分開，回歸紹興府，不到一年的工夫，他的髮妻就死去了。黃昆此時已與三太之父分居另過，每日喝完了酒仍然練武，練完了武仍然喝酒。

那日清晨，黃昆早起正向村外去練武，就見有幾位老者說道：「黃二爺來啦。黃二爺急功好義，必能搭救他母子。黃二爺常提念要收一個義子，皆因為黃三太是長門，絕幼不絕長。」黃昆此時已經走到眾老者切近，遂問道：「什麼事呀？」有一位老者說

道：「破廟稻草之中，有一位四十多歲的婦人，還有一個小孩五六歲啦。你要修點好，豈不是一舉兩得嗎？」黃昆說道：「怎叫一舉兩得呢？」其中有明於料事的老頭兒，一聽黃昆說話有點不悅，遂說道：「這個小孩你抱在家去，收為義子；那個老婆子叫他去到黃大奶奶那院住著，不過多添一雙杯筷。」

黃昆說道：「此事總得與我嫂嫂相商。」黃昆回去與三太之母一商議，三太之母甚為歡悅，遂叫家人們搭著一乘四人小轎，將趙得勝之母搭到家中。當時就叫大夫與趙得勝之母看病，原沒有什麼大病，吃了兩三劑藥也就好了。黃昆將趙得勝也領回家中，黃母問趙得勝之母：「家住哪裡？姓什名誰？」趙得勝之母說道：「我乃趙門王氏。」遂將自己所遭之事，對黃母細說了一遍。黃母聞聽甚為歎息，說道：「有死有嫁，古今之常理。嫁來的何以不能承受家業呢？你就在此安心度日吧。我家中事也多，正自無人料理，你就幫我照料家務吧。你的孩兒現在認了我們二叔為義父了，咱們就是姊妹相稱。」趙得勝之母千恩萬謝。日久天長，黃三太之母與趙得勝之母真如同親妹妹一樣。趙得勝此時年歲稍長，黃昆遂傳授趙得勝武學。每日兩餐，黃昆必要喝酒，也叫趙得勝喝酒。趙得勝由六七歲就練習喝酒，黃昆每一頓飯必喝一斤多酒，趙得勝到十餘歲，每一頓飯也是斤來酒。黃昆自己有五六頃地，爺倆除去吃就是喝，坐食山空，由趙得勝八九歲的時候，黃昆每年就將地賣出去一頃八十畝的，至趙得勝十六七歲的時候，黃昆將自己的地也就賣淨了。這一日黃昆叫道：「趙得勝！杭州府趙家村你還認識嗎？」

趙得勝說道：「出來這些年啦，我不准認識，我母親大概都能認識。想當初我母親被驅逐之時，我只六七歲，所以我記不清楚了。」黃昆說道：「咱爺倆也該離別啦，我的地也都賣完啦，再往後連我都沒有吃的啦。我自己也得想法子動一動了。我先給你出一個主意，杭州府鏢行裡我有的是好朋友，我給你寫一封信，你同你母親回奔杭州。先住在店裡，將書信投到鏢行，然後前去趙家村，找你的當家族人，他們若要打官司，隨他們之便。要講私打，鏢行裡有的是人，去五十位六十位的。要打官司，杭州府、錢塘縣，你就自己去告狀，背地裡叫鏢行的人幫著你。你母子到在趙家村，就說隨娘改嫁，自古有之，我幼時不知事故，我母親老實，被你們驅逐在外。現在我已長大成人，回歸故里，子承父業，父債子還。前者霸佔我母子田產的，地算白種啦，房子算白住啦，趕緊物歸原主。你們若是不服，動文的就告狀，動武的就打。」趙得勝一聽，也很歡喜，去到黃母那院，和自己母親一商議，他母親也只好依從。於是黃昆叫賬房的先生寫了三封書信，俱都是杭州府的鏢局子，信封上面寫明某處某鏢局子某人。趙得勝遂與他的母親由江蘇起身，夠奔杭州而來。到了杭州，將書信遞到鏢局子，鏢局子裡眾人打開書信一看，原來是黃昆的義子，所有趙得勝家務之事，俱都寫得詳詳細細。鏢局子的人哪位不知道黃昆是三太的親叔父呢？大伙俱各替趙得勝抱不平。於是由鏢局子裡一約會，果然約會了七八十位，全都各擎單刀、花槍、雙手帶、手叉、匕首刀、三節鞭、齊眉棍，擁護著趙得勝母子的車輛，來到趙家村。

到了趙家村，先將村中有名的人請出幾位來。此村趙家是大戶，姓趙的最多，約出來的人，內中有趙家的族長，由趙得勝對族長將原委說明。族長一想此事，一點不錯，想當初這一群窮當家子，將趙得勝的產業完全瓜分了，實在於理不合。如今人家長大啦，同他的母親又回來啦，並且又有鏢行好幾十位，俱都是幫著打架來的。族長明知此事不好瞭解，決不能善罷干休，族長遂將當初奪趙得勝產業的人，俱都喚至面前，與大家商議此事。其中就有膽子小的，一見這宗光景，明知理虧，情願將所占的產業交出，但還有強橫不準備給趙得勝產業的。族長說：「你們要是不給趙得勝這項家產，你們是自裁筋斗。把趙得勝跟他母親擠走，這是人所共知的事。自古隨娘改嫁之子，就有承繼產業之權，臨到打上官司，也只得將產業退歸趙得勝。你們白住十數年房子，種十數年地，還便宜嗎？」眾人一看趙得勝這宗形勢，這一方面又屈於理，不得已只得將房產退回，仍歸趙得勝承繼。

得勝將家產承繼之後，遂給黃昆寫了一封書信。黃昆接到了書信，甚為喜悅，遂有夠奔杭州之心，一來是喝酒也不富足啦，二來是也要到杭州看看徒兒，有了機會在鏢局子再作一份事，好賺酒喝。黃母雖然累次派人給黃二爺信，告訴黃二爺，要沒錢花到黃母那院去取，無奈黃昆是一個固執人，他能受窮也不去向嫂嫂要錢去，故此才奔杭州。轉過年來，黃昆遂到杭州鏢局子，鏢局之人誰不敬奉掌櫃的叔父呢？皆因為勝爺一回家，將鏢局子一切事物俱都交派了黃三太。黃昆到鏢局子，一言說要做一份事，大伙遂說道：「現在鏢局子俱都是你姪子為掌櫃的，還能叫你出來做事嗎？」黃昆說道：「你們大家還不知道我的脾氣嗎？我姪子不論多闊，我也不願花他的錢。我自己賺自己花，倒覺著痛快。」大伙一看黃昆非要做事不可，遂有人說道：「如今杭州府的焦公子要聘請教師，去了一位不是焦公子的敵手，請了幾位俱都不成，黃二爺若是應焦公子之聘，必然能勝其任。焦公子現對於求武學，如大旱之望雨。」黃昆說道：「要能成，大家就給我幫忙。只要供給我酒喝，錢之多寡還是不用提。」遂有人告訴了焦公子，焦府公子果然遞名帖，聘請老師。黃昆到在焦府，焦公子對於黃昆如同長輩看待，每飯燒酒管夠，恭敬得黃二爺無以為報，遂將黃家三十六手進手拳，完全傳授與焦公子。焦公子更加敬重，黃二爺也真盡心竭力的傳授他功夫。後來焦公子又請了大管家、二管家、野雞溜子王七之輩，黃昆一看，焦公子不與好人相近，終日與宵小在一處，打成了一團，遂有退志。後來又聽說野雞溜子王七要叫焦公子搶男霸女，焦公子唯命是聽，老頭子可就惱啦。有心要管教焦公子，自己又一想：「我一不與他沾親，二不與他帶故，我若教訓他，他聽了還好，他要是不聽，豈不自找沒趣嗎？」

老頭子自己越想心中越氣悶，長歎一聲說：「可惜我黃昆將黃家三十六手進手拳傳授匪人。幸他此時學壞，他要再等三年二年學壞了，我將武學再都傳授於他，那豈不更糟了？」老頭子思索至此，遂辭事不做，焦公子不論如何挽留，也是不成。焦公子無法，臨行時另送盤費。老頭子說道：「我在外面賣藝或是保鏢，都能賺錢，我不要錢啦。」於是由焦公子私宅裡將行李攜到鏢局子。閒暇無事，到自己乾兒子趙得勝家去。趙得勝便勸黃爺在家里居住，說道：「您老人家不用走啦，就在孩兒家中養老吧。」黃昆說道：「得勝，你不明大禮。男子無妻謂之鰥，女子無夫謂之寡。你母雖五十歲，究竟是守寡之人，我豈能長久住在你家？你三哥現在鏢局子當掌櫃的，我住在那裡倒也方便。」且說鏢局子的人，就憑著黃爺再說一個後老伴，他們暗地裡也未與黃爺商議，便給黃昆說妥啦，說的是陶家村陶寡婦的姑娘，也是寡婦。說妥了之後，就要過門了，遂在杭州府東門外置了一所小三合的房子。媳婦也說妥啦，房子也買啦，三百兩銀子也花完啦，萬般無奈，遂將趙得勝喚至家中，對趙得勝說道：「我現在又說了一個後老伴，花費太多啦，手中空虛，也娶不了啦，你借給我一百兩銀子吧。」趙得勝說道：「一百兩銀子，義父您夠用的嗎？」黃昆說道：「夠用的啦，以後我有錢再還你。」趙得勝遂由家中拿了一百兩銀子給義父送去。黃昆遂擇了日子迎娶後老伴，焦公子、趙得勝等都去拜見師娘。娶過之後，黃昆手中仍是不富裕，遂到鏢局子裡與大伙要求，打算保一回鏢。鏢局子裡的人說道：「黃爺您來著啦，現在有一趟北口外的鏢，就是有點兒危險。這一趟買賣要是作完了，足夠你過幾年的。正愁著沒有人呢。」黃昆說：「好，好，大家賞給我碗飯吃吧。」三言五語，定規妥了，批了合同，黃昆遂起身保著鏢向北口外而去。臨走的時候，將家務之事俱都托付了趙得勝。

黃昆走後，趙得勝遂時常來到師娘家中，不過與師娘買些東西等事。這日趙得勝與師娘買完了東西，陶氏將飯做好，叫道：「得勝！你也在這裡吃吧。」趙得勝說道：「我到外面吃去。」陶氏說道：「你何必外面吃去呢？我是你的師娘，師徒如父子。再說你還是我的乾兒子呢，這還有什麼嫌疑嗎？」